春秋疑問

自叙春秋疑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即義也而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間

周襄王道寖微人心陷溺而不知
義爲竊爲僭爲瀆亂或入于夷狄
而甚則幾淪于禽獸有不忍言者
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
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即書所云
是彝是訓是訓是行者耳孟子曰

王者[illegible]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正謂惇庸命討此天子與天下公共之事人人所宜共由亦人人所可指示以詔天下萬世者是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焉者也竊取云者

亦謙不自居耳而或者謬認遂有道在位在之說甚謂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嗟乎使夫子而果假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則經所書天王某事某事者又將假何權以是非之哉斷不然

矣頤春秋一經斷也其寄存傳莫尚左氏矣去聖未遠聽睹紀載甚詳足備後代參考是大有功于春秋者然時或有闇于大義處公羊穀梁知求大義矣而附會穿鑿時亦有之宋諸儒輩出胡氏而下

互有發明豈不燦然悉備哉然千
谿萬經雖可適國而周行大路要
在折衷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
傳傳不通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
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
待傳而見者此眞善讀春秋者矣

而惜皆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唯童穉時先贈君淳菴翁誨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間取易書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大

方茲來粤西甚暇得復從大全諸書竊觀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惡眞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于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涉獵斯道路也仰

慰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云爾若
春秋制科一稟胡傳載在
令甲是即義之所在諸士子所宜
遵守而無岐者余何敢及而諸士
子方習制義請亦無視乎余言
萬曆歲在癸卯七月丁丑烏程後

學姚舜牧書于粵西臬憲之

吏隱齋

春秋疑問卷之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是謂四時夏建寅以寅爲正月商建丑以丑爲正月周建子以子爲正月則正月二月三月其時爲春故夫子特筆曰春王正月以正繫王以王繫春自後又有曰春王二月者曰春王三月者正著此正月二月三月是周王之春也非夏商之春也再考正月無冰

則書二月無冰則書春無冰則書及雨雪隕霜非時之類則書則知周自以正二三月爲春夫子尊周之時故曰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以立訓耳未嘗行夏之時也若謂以夏時冠周月則正月二月及春無冰正得時令之宜何屢書于經以著其異哉大抵吾儒誦法春秋但當以聖經爲主不可妄立意見若謂行夏之時爲見諸行事之實無論生今反古即經書無冰雨雪隕霜之類大與夏時相戾其何以解哉故謂夫子尊周之制書春夏秋冬于冊令後人考驗時令不若夏時之善也

因而行夏之時則可謂夫子行夏之時卽以夏時

冠周月也則不可敢問高明

桉隱九年三月大雨雪是夏正月也桓八年十月

雨雪是夏八月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

草李梅實是夏十月也時在霜降以後定元年冬

十月隕霜殺菽是夏八月也時在霜降以前故皆

書其異則知夫子所書春王正月果用周正紀事

非行夏之時也讀春秋者請細詳之

曰春正月足矣何以繫一王字平王東遷周室衰

微列國莫知有王卽魯莫知有王也夫子慨然嘆

曰頒正朔尚有天王在也故特起義大書一王字見天王大一統而凡奉正朔者皆宜禀命焉不可謂周無王也此一字所關於春秋極緊要其有書王與否者正見天下一日不可無王而無王者之不知天道也

夫子於春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故一經之中有大書以起義者若春王正月之類是也有特書以起義者若天王狩于河陽之類是也有不一而書以起義者若公在乾侯之類是也然又有不書以起義者即隱公之不書即位是也隱桓皆庶而

隱居長於大義當立不得追父志立桓爲太子而身爲攝也曰攝則不正其始未有能善其終者故夫子不書卽位而於其盟也其會也其遇也其覿魚于棠也其敗宋於菅也其薨也皆大書曰公焉見此爲魯國之君而不同於仲子之子者於子氏薨則書曰夫人子氏薨見此爲魯國君夫人而不同於仲子之稱者載書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宮見此仲子非君夫人而其子不宜立爲君者隱何以攝爲隱宜立不宜攝而隱以攝故成父之邪致弟之簒自取寫氏之禍春秋不正其始故

不書卽位明大倫正大法示大義於天下

按春秋魯十有二君而書卽位者七桓文宣成襄昭哀是也隱宜立稱攝不正其始不書莊未復父讐而立不書閔幼爲人所利而立不書僖內無所承而立不書定爲季氏擅廢太子而立不書而於均書卽位之中又大有别隱實欲讓桓者桓受羽父之譖弑隱而自立宣雖不殺子惡及視然與聞乎故也不討襄仲而爲其所立是皆欲卽位而大戾乎世及之禮者故皆書卽位以示其譏蓋異乎文成襄昭哀之所書卽位者矣胡傳云美惡不嫌

同辭此類也夫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諸侯自相爲盟各自爲私計耳隱公初政豈無尊天子交鄰國撫萬民所當汲汲者乎不是之圖與邾儀父盟若弗及焉謂之何哉書曰及曰盟而隱公自爲計之情著矣况七年即有伐邾之師盟亦不足固哉是故春秋惡夫盟者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凡人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乎尊之大義則毋子兄弟之間必能委曲承順而區處得宜若舜之與

象其極也乃鄭莊處心積慮唯在狥母之情養弟之惡而一抶以爲快斯真忍人已哉再觀其交質于周結讐于宋輸平于魯種種處心皆積爲不善以肆其奸逞之計是入春秋來極殘極忍不容誅之首惡也

再按此鄭事也魯春秋何以書當時魯娶于宋爲一黨齊鄭相倚爲一黨而宋與鄭則世讐莫解也觀是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三年八月宋公和卒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塟宋穆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五年郕人鄭人伐宋宋人伐鄭圍長葛則當時宋魯齊鄭之事可識矣乃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夏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公敗宋師于菅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自是魯與宋絕尋與齊婚終春秋之世故夫子於此特書鄭伯克段于鄢見鄭莊處母子兄弟之間尚忍心害理

思一抉以爲快凡友邦必不可輕與之以入其陷穽也隱何以許其輸平何以許其歸祊攜宋之黨反翬之師助鄭之虐一至此之甚哉此一語專爲後日來輸平歸祊助鄭伐宋起非謂此事極大浸書於魯之春秋也識得此處書旨分明則凡他所書事事有原有委總是爲魯而發夫子作春秋本旨可思過半矣敢問高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賵以贈死決無未死而來賵之禮左氏認夫人子氏即仲子故以豫凶事爲言耳不知子氏乃隱公

之夫人非仲子也胡氏不因其說爲是但此條大
義秪病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故書之于冊見
大綱陵夷之一至此耳畧天王使宰之大綱專罪
宰咺來歸之一節恐未得夫子書法之㫖敢問高
明

再按仲子惠公繼室非夫人也當時惠公溺愛爲
夫人卒訃于周天王使宰咺來賵則天王亦夫人
之矣以是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竟致桓公弑隱
而自立是誰之咎哉夫子特筆此條謂天王宜持
大紀以正邦不宜狥所請以成亂也

仲子惠繼室不書卒而書賵子氏隱夫人書薨而不書葬皆有大意在是謹嚴春秋為夫子特筆又疑當時周室已微宰臣未必多人四方侯國星列不獨一魯也若賻賵侯國皆唯宰臣是使恐二三宰執東西奔走不能若是之僕僕也按三年宋公和卒傳稱周制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則此所書宰或亦宰夫之宰耶又按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則此書宰咺斷非宰執之宰也敢問高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王政修舉諸侯自相友睦何事于盟君能自立信義自然遠著何藉于盟隱公方汲汲與邾儀父盟茲又汲汲與宋人盟毋亦藉為黨援以立國故若此其不憚煩歟春秋諱公不書蓋有深意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胡氏主王臣無外交之義亦是程子謂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

不與其朝以明其義似更見得名義正

公子益師卒

通春秋十有二君公子公孫亦多矣而志卒者無幾蓋必有大關係於其國者始志之册使後世按册而指其人某也賢某也奸某也任國之重某也壞國之事莫逃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亦可畏矣哉其日不日胡傳謂視恩數之厚薄或其然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此無王正月之始

古者會同有時諸侯無王事不宜會有事宜告諸

天子不宜私會而況與戎會乎況進戎而會于內地乎此舉甚非王政故書春不書王正月胡傳謂正朔所不加也是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二事比書胡傳又比解然獨不明無駭之所以入唯公羊傳云向我邑也豈向爲我邑極爲莒邑莒人以向姜故直入我邑無駭以入向故帥師入極以報之耶敢問明者

莒以一向姜故直入人之國都故稱人以示貶

罪無駭擅兵不臣可罪魯君不制其臣亦可若論到非王命入人國邑見諸侯之不臣擅興而征討不加見天王之不君似爲太迂

觀五年書公子彄卒則無駭與翬之卒不書公子或以此二臣平日之擅師師故削而不書耳恐非未賜族而不氏之說也敢問高明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我所欲曰及及邾儀父盟及宋人盟猶曰與國也戎不類也汲汲與盟哉春會于潛秋盟于唐亦戎而已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逆女必親使卿爲君逆非禮也故書然程子有辯矣諸侯親迎迎之於所館故有親御執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詩稱文王親迎于渭周國自在渭傍未甞出疆也况文王時爲公子未爲君也又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此辯甚爲有禮

再按魯莊如齊逆女春秋書以示譏則知諸侯之親迎不必至于其國也此書紀履緰來逆女或非以著譏蓋志伯姬之所由以歸紀耳敢問高明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此爲叔姬歸于紀紀侯大去其國叔姬歸于酅起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照前入向入極看魯與莒有隙矣紀昏于魯故參盟以修好左傳云魯故也明甚第伯作帛云裂繻字則疑所當闕耳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公妻也極看得是

此夫子之正名處正君夫人之名則仲子之賵仲子之宮自然非君夫人之比而仲子之子不得爲

適而君國矣左氏誤認子氏即仲子也故於歸賵仲子曰豫凶事也可笑

唯子氏爲隱夫人隱稱攝故不以夫人薨耳使子氏即仲子也五年考其宮且獻六羽矣豈今日之薨不以禮葬而著于冊耶子氏非仲子此其一明證也

鄭人伐衛

鄭莊惡養天倫以戕其弟又以公孫滑之亂擅興師以討衛其惡特甚故書人書伐以著其罪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通春秋日食三十六每食必謹書月日非獨示治曆明時之法而已也日君象也為陰所掩修省所宜汲汲耳讀書胤侯之征詩十月之篇可識春秋每食必書之旨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天下所共尊者故謹書日月以志其崩然有

志崩志薨者有志崩不志薨者有崩薨皆不志者
則後世臣禮之失此春秋之所由作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謂尹氏爲隱公之母公羊謂尹氏爲天子大
夫此疑所當闕者
秋武氏子來求賻
天王崩諸侯皆宜親赴皆宜親賻況魯以秉禮先
侯國可無赴而無賻乎至于來求罪在魯矣然王
朝但宜執此禮以罪魯耳武氏世執朝政不講于
禮秉此遺其子徼求于四國褻體統卑朝廷又焉

用彼相哉故大書武氏子來求賻以著當時上下
之失
曰秋見魯已踰時不賻也一字不苟下
武氏子即仍叔之子之稱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生講會同沒有赴告故書且爲後來與夷與馮之
事起
通春秋列國豈無一二得與其爲諸侯者乎例書
曰卒蓋别於本國之君之稱薨耳聖人貶黜之刑
不在告喪書卒之一字上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欲逞戰伐而敵讐先結盟會以樹黨是時鄭莊極狡自思與宋爲讐非得齊之援不可也是以爲石門之盟而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其入其伐不可勝紀春秋特書此盟于冊蓋使人考其本末知鄭莊之多詐齊僖之不義相與合黨以禍鄰而非所謂救災恤鄰之美意也

外特相盟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有係於魯始書之若此條是已蓋他日輸平而歸祊即今日盟于石門之故智也

癸未葬宋穆公

生講會同之好沒有葬送之禮後便不宜受鄭之

祊會齊鄭以伐宋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聲罪致討曰伐伐而取其土地焉可謂討罪乎書

人書伐書取所以深著其惡也較上二年入向之

師又甚矣

按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則知切近于魯之

事魯史所宜書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桓公已立而州吁行弑其罪不可勝誅追罪莊公不能教子是端本清源大議論此春秋削公子不書也讀庶姜孽孽庶士有朅之詩則知衛之必有今日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魯宋昏姻之國故書及宋人盟書宋公和卒書葬宋穆公此書及宋公遇于清亦可謂交厚矣第時遇之禮似不如是故特書及書遇以著其失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鄭共叔之亂衛嘗納公子滑侵廩及延矣今州吁

弑君自立恐爲鄭所討故先討交宋及陳蔡共伐之是時宋殤之立適有公子馮奔鄭一隙亦喜與合兵耳要之皆修怨而非義舉也衛州吁不足責矣宋殤不恤其難且欲定其位何爲哉此春秋以宋主兵先正其黨惡之罪也然宋陳二君獨書爵不與蔡人同者豈以先王先聖之後不宜同蔡人以黨賊故稱其爵以示貶耶愚實所未解也敢問

高明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魯隱嘗遇宋公于清原不因衛事故宋使來乞師

公辭之也翬乃固請以行帥師與四國會伐鄭其罪可勝誅哉隱祊不能止其行後又不能正其罪而奪之柄卒令往來搆譖以及鍾巫之禍尚誰咎耶此宜重看一帥字要見國家大事皆翬主張隱固其所弁髦焉者

桓三年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此削公子不書者深罪其擅兵藐主之惡也

再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云者見所會者此四國之君所伐者此無罪之鄭而所欲定其位者此弑君自立之惡賊也春秋辭繁而不殺煞有大意寓

其中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已自立爲君矣經書殺書名蓋許衆人之討賊不與此賊之爲君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上書衛人殺州吁于濮此書衛人立晉晉曾無覬覦其間爲衆所推而立何謂不宜立但既立之後則宜請命于天子耳聖人忠恕春秋只是如此不必充類至義之盡也敢問高明

衛宣後來獸行致新臺之刺然不可緣是以罪其

始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方春之時豈無王政可以及民者不坐朝堂圖惟

政理乃遠為觀魚之娛耶廢時失事故特書以示

戒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賊討故志葬

秋衛師入郕

衛與郕皆文之昭也郕郕秉亂侵衛非禮然衛宜初

政豈不能以禮止其師乃帥師以入其國耶毒衆

棄親其何能國

九月考仲子之宮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桓未君也可爲其母立廟乎隱爲是者明巳之終讓桓耳不知奸人窺此意有所屬此簒弒之所由作也故特書之

初獻六羽

張氏曰獻者不宜獻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廟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宮此說得極好

朱子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雖欲僭
無此様子此是正本之論

邾人鄭人伐宋

邾見侵于宋當告之天子請之方伯聲罪以致討
不宜間鄭宋之隙偕鄭以伐宋也鄭亦不宜乘此
以釋憾故首邾次鄭皆人之以示貶

螟

水旱蟲螟皆關於國政而本於君身故有則特書
示君人之修省

冬十一月辛巳公子彄卒

書時月日稱公子以志其卒必其賢者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鄭爲仇民則何罪圍長葛至經年不解必取之而後已宋亦不仁之甚哉此書人書伐書圍來年書人書取可識夫子惡宋之情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謂輸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忿怨如地之不平令悉剗削而使之平也鄭初與魯隙甚玆曷爲一旦肯輸其情哉蓋彼知魯素與宋合而今幸有可乘之隙於是傾寫以求成爲他日報宋復讐計鄭

莊之用情亦狡矣魯陷其利而不知而向也與宋盟宿遇清之好一變而爲取郜取防之讐可嘆哉此宜重看一來字蓋魯初無意於鄭而鄭自來輸其平於我也春秋特誅其心故稱人

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今鄭伺宋魯之隙先來輸平以離其黨而通合齊魯之交他日自可藉援以逞已之欲觀三年齊鄭盟于石門及下文公會齊侯盟于艾及十年中丘之會伐宋之舉則鄭莊之情可見矣其有戰國策士之風乎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盟不書及而書會見齊欲爲盟而非魯志也然從鄭人輸平來蓋鄭既輸平于我又欲平齊與魯可藉爲他日伐宋之助其用情亦譎矣然自是齊魯相親世結婣好此實其托始云

秋七月

無事亦書時書首月備四時以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殤忌公子馮之在鄭移怒興師經年圍邑取非其有罪不容誅矣若鄭視圍此邑不加戚戚任其

取而不校豈保國恤民之道耶春秋書此蓋不獨罪宋而已也

鄭不是甘捨長葛念已力不足以大逞姑以此爲餌餌之我但輸平于魯以離其交又平齊于魯以合其黨然後窺利乘便合齊魯以共伐之取郜取防而併取三國之師是今日之任其取者將他日之恣爲取也讀春秋者於此等處通前後細心當之然後知鄭莊之積慮也甚深爲謀也甚遠而其爲人也特狡詭而莫可比倫

王朝不施九伐之威列國不修連師之職及守土

者不能保有而無君自是一部春秋總罪案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此本不宜書者但叔姬後來歸于酅其賢特著於春秋不可不錄其始耳待年非禮意恐不甚重也

敢問高明

滕侯卒

卒而不葬者怠於禮怠於禮者弱其君也若強大則以禮赴葬矣

夏城中丘

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也此時農務方殷可為興

築之舉乎郎中丘宜城亦非時使之義也特書以
示譏
城非月日事故書其時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因艾之盟遣使結好是也然聘宜卿大夫執玉帛
相存問何必其弟耶齊僖愛弟太過聘魯致女交
政鄰國一一使之卒致亂嫡庶之分啓無知簒弑
之禍豈一朝夕之故哉春秋特書其弟二字于冊
所以爲萬世寵愛者之戒也
秋公伐邾

邾與宋有隙與魯無隙也今此之伐何爲哉蓋公拒宋而與鄭平今聞宋及鄭平故伐邾以求宋耳若是用心亦勞且拙矣哉

元年嘗及邾儀父盟于蔑矣又及宋人盟于宿矣受鄭之輸平則棄宿之盟聞宋之平鄭則棄蔑之盟隱之見利而忘義如此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隱即位以來未嘗通朝聘于京師天王反使凡伯來聘上之替也嗣此又無上答之禮且凡伯緣聘以受侮亦無問慰之辭下之傲亦甚矣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伐凡伯罪不容誅然凡伯何人哉楚丘何地哉衛不能謹加呵護坐視王臣爲戎所俘而不救侯職安在哉舉事直書于冊罪自見矣若凡伯召怨于礽而失節于後又當别論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按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然前此宋衛未嘗有隙曷爲平是年七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左傳又云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宋衛與鄭之讐豈齊所能

平哉觀十年齊鄭伐宋宋衛入鄭及宋衛伐戴鄭伯伐取之兵無止期則此宋衛之遇蓋其意專在于謀鄭耳左傳所云似未可爲據也敢問高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此鄭結魯也非魯結鄭也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總是離宋魯之黨故不恤此湯沐之邑以求好耳魯曾不思此祊不可入也而入之斷在乎孟子矣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高氏曰鄭始於結魯以拒敵故歸祊以市魯魯桓

篡君以求援故賂許以償鄭其地雖若相易而事不相涉也此極勘得明白若鄭于此有易許之意何直至于桓始以璧假許田耶左氏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語亦見其後來若相易也者書之耳未可據爲實案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宿男赴不以名故不名其不葬者弱其國也非禮也後倣此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左傳云齊侯卒平宋衛于鄭經文曾不及鄭豈齊僖嘗致此意于宋衛宋衛卒不與鄭平故夫子特削之耶程子曰宋爲主盟與鄭絶也斷極當再按十年書齊人鄭人伐宋又書宋人衛人入鄭則知宋衛之盟自固與鄭絶而齊雖與此盟終未嘗絶鄭也左氏之案不若經文之斷爲分曉敢訂正以質高明

八月楚蔡宣公

未五月也簡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何汲汲與莒人盟也人莒而公亦不足重矣

螟

以災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爲大夫專兵之始卒不書公子或以此故削之歟若曰未賜族也則舉朝大夫皆然五年曷書公子彄卒耶或曰如挾何挾行事不經見其人未可知不得援是以爲例敢問明者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按周制天子時聘以懷撫諸侯亦常禮也然臣子

獨無朝聘之禮乎魯於春秋稱秉禮之國隱公未嘗朝聘于京師天王不正典刑則亦已矣而反來聘至于再謂之何哉夫子大書于冊豈獨譏王朝之失禮蓋深著魯隱之不臣耳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是夏正月未宜大震電大震電後又不宜大雨雪八日之間兩者交作異亦甚矣寧無事應乎哉故謹日以志其冊

挾卒

爵微者不書卒書卒必其嘗爲大夫有關于國體

者矣賜族與否可勿問也

夏城郎

按桓之世三國來戰于郎莊之世陳蔡之俟亦次于郎齊宋以兵窺魯亦宿師于郎此非魯要地而宜城者乎但城有制而役有時隱自受祊來將爲鄭伐宋而恐他國之議其後也乘夏之時城之則非所宜耳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今日會防之謀爲他日伐宋之地蓋魯隱受鄭之

輸平而入其祊志在昵鄭而讐宋故先與齊侯遇來年始會齊鄭于中丘帥師伐之耳照下文自見

傳稱鄭伯以王命討宋者鄭伯嘗爲王卿士故假王命耳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按左傳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又盟于鄧爲師期夫子削而不書謂斯會即爲宋討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帥師不顧又如此

四年秋翬嘗帥師會宋衛伐鄭矣茲翬帥師又會

齊鄭伐宋何反覆無忌若是其汲汲哉奸人所嗜者利耳兵柄在手唯利所使鄭能以祊中魯之欲豈不能以利饜翬之心哉此有國者必慎所任不可以兵柄假匪其人也

會猶可言也伐不可言也故會竝稱爵伐貶稱人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魯無二師也上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矣此書公敗宋師于菅何師也帥師者翬而所以主之者公也唯翬悻悻帥師故不待齊鄭之同力又不待宋師之成列用詐以敗之于菅耳不十日取郜

又不十日取防豈不勢如破竹哉然按之于律非有制之師故于翬帥師見將之專而莫制其命于敗宋于菅見師之詐而倖成其功于取郜取防見兵之貪而不顧其義魯君臣之罪蓋畧見于書法之內矣

魯與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鄭歸祊故爲渠效勞若此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本與衛合宋既被伐故連衛以報鄭鄭方幸勝不設備宋衛乘其虛入之此修怨之事也故各貶

稱人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胡氏據公穀二傳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左傳則云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三師謂誰豈非宋蔡衛之衆乎然何三國伐戴而鄭亦圍之也程子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勘三國之所以伐鄭伯之所以取極明白臨川吳氏曰取猶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之類謂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說得

是

宋衛伐鄭猶有名伐戴則蔑及無辜矣故三國各

貶稱人鄭稱爵以伐取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高氏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

齊鄭入之是效尤也故謹日而各人之

五年衛師入郕郕服屬于衛

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

又伐取三國之師猶以爲未足冬又偕齊入郕一

伐一入迭勝迭負而各交侵其黨與以爲快興兵

搆怨蓋莫有甚于此時者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則未有私相朝者況一旦而朝兩國之君乎且兩君爭長于朝魯君出辱旣爲請之語則偃然以旅見爲宜者豈禮也哉此其驕盈而及于禍也

魯未嘗入覲天子偃然旅見二侯即一魯而列國可知矣書之于册蓋所以明王制嚴侯度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此會專爲伐許計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臨川吳氏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旣與之伐宋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而會于時來葢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而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鉤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呑倂小國以利益已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

伐許鄭志書曰公會謂公餌於利而甘與會也入許鄭利書曰公及謂公急於助而思爲報也

據鄭伯之志以呑許爲快然借二國之兵以共伐

似難獨專其利故陽假存許之義而陰使公孫獲鈐制許叔于東偏蓋隱然爲鄭之內臣矣甚哉鄭伯之爲謀深而其爲辭狡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死于弒書曰薨蓋臣子所不忍言也然不地而實已著矣

凡人先明大義然後可自立于天下隱與桓皆非嫡也而隱爲長使隱謂長宜立也請命天子正位君魯以奉周公之祀誰曰不宜是謂能明大義于其始或誠代攝而欲讓桓也及翬之請即行誅戮

以杜譏邪之端而亟召桓公以授之位是謂能明大義于其終若是其何能及哉唯其心欲竊讓國之美名而又難舍擅國之大利姑順于始而遲疑于終致彼凶逆交搆其間以成簒弒之大禍則無所歸咎矣甚哉欲自立于天下者不可不明春秋之大義也

廬陵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六年以前黨于宋六年以後黨于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出于諸大夫之扳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

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于無駭翬帥師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祊入許無所不至而有寪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已于諸侯委政于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爲讓國之賢君晝未之見也

大抵看春秋當知以會爲重如隱公一君凡所書會事其是非可否固不必言若書天王來賵來聘來求之類要見曾何以致此于天王者是不可不自反也其書宋衛齊鄭滕薛盟會伐取歸朝之類

要見魯何以致此于列國者是不可不自治也夢焉而不索合焉而有條固未有不關魯事而漫書者亦未有關魯事而書無其義者識得此意明白則夫子志在春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吾亦可以竊窺其萬一矣